

刘光杰 著

黑海盜船

长篇历史小说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刘光杰 著

「海盗」黑帆船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1895年（光绪二十一年），美丽娇艳的日本公爵小姐前往战火纷飞的台湾喜结良缘，途中被海盗劫为人质。日方竭力营救，不惜以重金悬赏。

“东海阎罗”等海盗弟兄，面对家仇国恨，经过激烈的争议和内讧，不贪金钱，用公爵小姐换回了被俘的抗日将领，并投身于抵御外侮的爱国斗争。围绕公爵小姐的命运，不同国籍、不同阶层、不同个性的众多人物相聚集，偏见与良知、人性与兽性、希望与失望诸种心态相交织，展现了一个刀光剑影、侠骨柔情的悲剧故事。

作品以雄浑的气概，以台湾人民反“割占”史实为背景，加之其海外情调、异国风光，读来令人不忍释卷。

封面设计：唐伟杰

责任编辑：傅小北

“海盗”黑帆船

刘光杰 著

✻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香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✻

787×1092 1/32 11印张 2插页 220千字

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00册 定价4.65元

谨将此书呈献给热爱祖国的台湾同胞。以纪念千百年来为抵御外敌入侵而艰苦奋斗、英勇牺牲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。

——作者

光緒二十一年，為公元一八九五年，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。

仲夏的一個晚上，浩瀚的東海格外寧靜。儼然一幅廣袤無垠的黑絲絨，在熱烘烘的季風吹拂下動蕩不歇。一彎新月，遵循着亘古不變的軌跡，在深藍色的蒼穹緩緩遨遊，並透過雲層向遼闊的海面瀉下束束銀輝。浪和涌在相互追逐，發出陣陣喧嘩，時而如百鼓齊鳴，時而象萬眾擊掌。偶爾，還有幾聲貓兒般的啼叫，這是海鷗。它們逍遙自在，漫無目標，恰似禽類的夢遊者。倏然，東邊傳來兩聲汽笛。粗獷而又低沉，經過海風攪拌，仿佛怪物發自無底深淵的嘆息。

不久，汽笛傳來的方位，在那雲水渾然一體之處，可以跳到一條巨鯨般的东西游弋着。這是一艘兩千噸級的火輪，向天際吐出滾滾濃煙，朝西南方向駛來。它叫“四國丸”。從日本長崎港啟航，晝夜兼程，航行了大約五十個小時，已經進入中國海域。與台灣省基隆港僅有一百多海里距離。按照國際

航海惯例，进入中国海域的外国轮船，此刻应该升起一面大清国的黄龙旗。可是，“四国丸”的桅杆尖上，却是太阳旗在猎猎迎风。这到底为什么？

因为，去年中日打了一场震惊寰宇的甲午战争。泱泱华夏损兵折将，败北于东瀛弹丸之国。忙着在颐和园搭彩棚为自己祝寿的慈禧太后，哪有心思运筹帷幄反败为胜？这老太婆深怕东洋人的坚船利炮出现在昆明湖上，便慌忙敕令，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任“和谈全权代表”，到了日本马关。李鸿章谨遵圣意，三月十九日，同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、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开始谈判。十一天后签署“停战协定”。四月十七日签订“中日和约”，即“马关条约”。条约规定，中国将领土台湾、澎湖列岛、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。割地之外，中国应将二万万两白银分期交付日本。日本人明知清政府国库空虚，硬敲竹杠，其目的是让中国人世代代为偿还驴打滚债而喘不过气来。

中国人民拒不承认卖国条约。五百万台湾人民万众一心，喊出了一句战斗口号：“愿人人战死而失台，绝不拱手让台！”

这是一场特殊战争。台湾面积约占国土二百分之一，却要同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强国进行战争，其艰苦、悲壮便可想而知了。

按日本战争狂人理论：“国旗飘扬的地方，贸易随之。”随着基隆与台北失陷，日本国民普遍抱有盲目乐观态度。恰如陆奥宗光所言：“全国民众象克里米亚战争以前英国‘军国主义团体’那样，除催促前进战斗的呼声之外，其他都听不进去了。”

所以，“四国丸”上众多乘客，迄今还沉浸在提灯祝捷的甜蜜回忆之中。

三等舱在客轮最底层，日语称为“竝”等。这里是用木板隔出席位，每条草席上睡着两个人。在水线以下闷热环境中，乘客多是小商贩、士兵眷属、作坊工匠之类。经过两天的长途颠簸和汗气熏热，已经相当疲惫。他们皆枕着小包袱昏昏而睡，鼾声和梦呓不绝于耳。一定有不少人正做着美梦。不受约束的梦魂，超前踏上了日军占领的土地、奋力攀登那一座座金山、银山、宝石山，争先恐后地扯开从家乡备好的大麻袋，拼命往袋内装填黄澄澄、亮闪闪的珍宝。

二等舱与甲板平行。这里有比较干净的舱房和流通的空气，乘客皆是中产阶级成员。在一间舱房内，几个中年男人毫无睡意，在电灯下玩着“歌留多”。这种以日文五十音为序的纸牌，每张印有短诗，玩时极容易上瘾。一同远航足以说明缘分，所以大家都不拘束，脑门上缠着毛巾，光着脊梁，人人都颇兴奋，不时哄笑着。

头等舱在二等舱顶上。在国民蜂拥到台湾的日子，买得起这种舱位者不多，买得到者更是凤毛麟角。所以，乘客毫无例外地都是社会中坚、华族之类。有此地位与血统者，当然受过一定教育，磨练出较强的自我克制能力。他们深知一旦踏上大日本帝国的新疆土，便会日理万机、十分忙碌，所以大都早早熄灯入睡了。

但是，也有一个例外，有间舱房还亮着灯。灯下是位日本姑娘，芳龄不足二十岁。她此刻侧卧在西式软床上，偎依着雪白、松软的鸭绒枕，正捧读着中文版的《台湾游记》，孜

孜不倦、聚精会神。称她是绝色美人就过于笼统了。她乌黑的秀发梳出了精巧的岛田髻，光洁如瓷的脑门下是两道淡淡的柳眉。这一对眼睛，是人们唤作杏核眼的那一类。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眼神，庄重而又温柔，绝非小家碧玉所能仿效的。身上穿的是一件蓝底白菊和服，同样质地的宽腰带紧束着纤细的腰肢。高雅的神韵与服饰给人以雍容华贵的深刻印象。

这位天生丽质的少女叫小川千代。是日本国贵族院的元老小川爱山公爵的独生女。

在日本的上流社会，谁不敬畏年过古稀、鹤发童颜的老公爵呢？贵族院与众议院同属帝国议会。前者拥有预算先议权，对后者有很强牵制作用，因此往往能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。他作为贵族院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、深孚众望的政治家，不仅得到重臣们的尊敬，而且极受明治天皇的器重。他常有机会进宫晋见天皇，与之咨商国是。这位新儒学派的旗手，从江户时代末期，不满足于训诂之学，提倡实践的经世学说，重视证实与合理，对舶来的西洋哲学采取开放的态度。小川家族推行“尊王论”，以往受德川幕府的敌视，承担过巨大政治风险。然而，正是这种理论武器最终推翻了德川家康的统治，结束了政治、经济的分裂、割据局面。

小川家族还是天才的理财能手。他们不象那些目光短浅的藩主，只知道盯住鼻子底下几千町步的土地。而是领先给自己的企业引进德国、法国、英国的先进技术设备。不仅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，而且与西欧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同时，小川家族的组织能力也得到公认。小川府邸仿佛是一块

大磁铁，深深地吸引着志士仁人。一大批怀才不遇的武士、浪人趋之若鹜，终于找到发挥自己专长的门径。从而甘愿为自己的导师赴汤蹈火。

小川千代虽然幼年丧母，但父亲的慈爱始终温暖着这颗幼小的心灵。老公爵为她挑选了一位汉学家充当家庭教师。使这颗掌上明珠对邻邦的语言、文字、历史、伦理观念有所了解。日本人尊重懂得汉学的人。但老公爵之目的并非让女儿在客人面前出出风头而已。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出于对幅员广大的邻邦的政治打算。他看到日本作为岛国，想要发展便少不了中国的动力。所以，他并不指望她最终成为汉化的日本人。相反，她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。与其他同胞不同者，是熟悉中国。

小川千代不负父望，以优异成绩从东京女子中学毕业后，顺利地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法律系，攻读比较国际法专业。

在京都，她丝毫也不感到孤独。她的监护人是帝国陆军少将佐佐木平吉。佐佐木是标准的军人世家。所有男人都命中注定要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一生。少将是老公爵的密友，自然极乐意承担关照公爵小姐的责任。

初次到佐佐木家，二十多坪的客厅引起了小川千代的好奇心。巨大的壁龛内，既无秦砖汉瓦，也没有时髦的西洋玩意。她看到的，是一大堆刀刀枪枪、长矛、盾牌之类。经过将军耐心地一一介绍，她才恍然大悟，认识到陈列品的价值。这里有丰臣秀吉少年时代用过的长柄镰；成吉思汗副将冲杀用的盾；拿破仑一八一二年丢失的佩剑；西班牙海盗的

弯刀，拜占庭人造的机弩。客厅角落，摆着一门布满铜绿的大炮。她从炮上文字辨认出是中国元朝铸造的炫炮。

“真是一部世界兵器史啊，”小川千代感叹着，小声告诉自己的监护人。

从此，每逢假日，小川千代总是在佐佐木家度过的。又过了很久，佐佐木将军才发现，公爵小姐的频频光临，并非全是收藏品的魅力。比兵器更具吸引力者，是丘比特的箭。他的儿子，帝国军校学员佐佐木太郎，三个多月前参加演习，不慎滚鞍下马，摔伤了胳膊，一直在家养伤。

准确地说，发现公爵小姐同儿子相爱的，并不是少将本人，而是他的夫人令子。妻子笑咪咪禀告丈夫时，这位赳赳武夫开始时认为是无稽之谈。他实在看不出太郎傻大三粗的样子，有哪一点值得公爵小姐动心的。然而，老佐佐木并不刚愎自用。他向马伏金次郎、女厨子阿真认真作了一番调查、研究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。尤其是阿真接受询问时，眉开眼笑地说，“这也不是秘密。府上怕就将军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吧……”到此，佐佐木平吉总算不再怀疑了。回头再见儿子与千代小姐一起时，那火辣辣的目光，他更深信无疑：太郎这小子确实堕入情网了。为此，他去陆军省出席会议后，绕道拜访了老公爵，并磕磕巴巴地述说了这个令自己不安的信息。同时，还从责己严的道德规范出发，将自己教子无方的过失好一顿数落。

听了朋友的话，小川爱山咝咝地笑着。这又使将军感到难堪。老公爵敛笑后调侃道：“佐佐木君，你的情报机构出什么故障了啊？”随后，老公爵颇得意地说，半月前千代回东京

时，已将此事如实呈报过了，回答是“祝福”二字。

佐佐木将军这才如释重负。而且，他也知道：贵族的联姻可以扩大权势。于是，以老公爵的首肯为关键，这一桩婚事已成定局。接下来，是佐佐木太郎前往东京公爵府求婚。水到渠成，顺理成章，两位家长再次晤面，婚礼订于天长节前三天在京都举行。天长节是天皇的诞辰日，是大吉大利的日子。

万事具备，偏偏赶上了战争爆发。

佐佐木太郎上了前线，在朝鲜平壤和中国凤凰城等战场荣立战功，晋升中尉。

现在，佐佐木太郎所在师团正在台湾北部同中国抵抗力量作战。日方的编成概况为：最高指挥机关为台湾总督府，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任总督。陆军打头阵的是日皇近卫师团长、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，指挥一直属师团、两个旅团、混成支队。海军方面，以少将东乡平八郎任司令长官。他指挥着常备舰队、运输舰队共四十余艘、汽艇百余艘。总共十万人参战。

台湾抗日武装方面，有名将刘永福统帅的黑旗军，以及原驻台三百多个营。此外，尚有丘逢甲、徐骧、李文魁、邱国霖、陈起亮、吴汤兴、陈澄波、傅德星、姜绍祖等爱国志士指挥的民众武装。人数上明显超过敌军。

日本军政要员们，原以为按“马关条约”规定接收台湾、澎湖如囊中取物。不料攻下台北后战事成胶着状。

小川爱山公爵心血来潮，让女儿前往台北结婚。主婚人是眼下在台湾最显赫的人物桦山资纪总督。老公爵毫不怀疑，

能在战火中成婚，不仅是一对新人的殊荣，而且足以表现大日本帝国占领台湾全岛的坚强意志。

二

“四国丸”在全速夜航。

同乘客相比，船长、大副以及驻船武装警察们要冷静得多。他们来往于本土与基隆之间，所见所闻大多了。来时，见到的是一张张兴奋、激动、渴望的面孔。返航时就完全两样了。返航时的乘客，多是些缺胳膊少腿的伤兵。货舱里堆放的并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小木盒。那些码放整齐的小木盒子，比哼哼唧唧、寻衅闹事的伤兵们更能说明台湾岛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。

驾驶舱内明亮的灯下伫立着五十来岁的大副。他身材虽然矮小，但一身白制服使其显得威严和洒脱。此刻，大副透过窗户静静地凝视着航道，并不理会身边年轻的司舵生。他在琢磨着下午时在海上出现的异常情况：当客轮驶入原属中国海域时，在郡王礁附近，大副用肉眼看到了一艘三桅机帆船，距“四国丸”大约九链左右。牙樯很长，一望而知是联合王国的产品。船体为栎木结构，排水量为七八百吨级，主桅尖上飘扬着一面英国旗。尾楼顶的旗杆上是东印度公司的三角旗。前甲板上的主炮和两侧的舷炮均覆盖着炮衣。它朝“四国丸”成直角高速行驶来。不久又拨转船头，在海面划了一个弧形，缩了大帆和主桅顶帆，作出了碇泊姿态。

大副略感惊奇。他不明白，机帆船并不下网，为何在深

水海域逗留？难道它出现了故障？大副正欲通知信号员用手旗询问，忽然又见它靠轮机动力加了速，尾随在“四国丸”的后面，相距也就四五链左右。这情景，颇有点恶作剧味道。虽然如此，大副仍按航海礼节鸣了笛。对方少时也鸣笛答了礼。假如在战前，与外国船在海上邂逅本是常事。可在战火纷飞的日子，东印度公司与台湾暂停了直接通航，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。尤其，它急转弯时暴露了一溜右舷炮，足有十五门。加上对称的左舷炮，总共就是三十门了。简直是一艘小战舰啊！

为此，他指示用密码向东京作了报告。

两个小时后，收到了海军省的电令，“经查所报海域并无所报公司船只活动。若该船继续尾随或出现异常行为则即电告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 H 课。”

大副立刻到后甲板用望远镜搜索，机帆船已没有踪影了。即便如此，他心里的石头并未落地。两月前，来台湾的日本客货轮均有军舰编队护航。最近由于战舰忙于封锁台湾海峡，海军省暂时取消了护航。

现在已是午夜。他下意识地从小制服口袋里掏出个硕大的烟斗，走到海图前看了看，默算着。距离除以时速等于四。也就是说，再有四个小时多一点，便可眺望到基隆港的灯火了。他看见，值更哨位上背村田式步枪的武装警察倚着舷墙，活象两尊雕塑，纹丝不动。船外，波浪舒缓地均匀拍击船舷。一切都是正常而又平静的。于是，他掏出烟盒，取出一撮维多利亚牌烟丝，划着火柴，点烟后深深吸了一口，把喷香的烟雾经鼻腔排出。忽然，他听到

声，便警觉地朝外瞅了瞅。在这寂静的深夜，这动静很象钢缆与舷墙的磨擦，又象灯具与绳索的相碰。

这时，暗处的哨兵抬头瞧见了亮处的大副，本能地纠正了姿势，枪托碰到了舷墙，也是“咔”的一声。于是，大副便断定方才的一声“咔”并不值得认真对待。然而，这却是导致悲剧的失误。

事实上，刚才清脆的声响来自左舷。

一把四齿铁钩，从黑乎乎的船舷下飞将上来，不偏不倚地咬住了栏杆横柱。钩柄的圆环上拴着丝绳，被两只粗大的手紧攥着。他好似一条吞钩的鲨鱼，被船体牵引了几丈之后，“呼”地蹿出水面，双脚蹬踹船舷，转瞬之间便跃到船栏边上。这水淋淋的壮汉头上罩着黑布，仅露两只眼睛，活脱一头海豹。片刻，他又灵活得如同鹞子，翻身腾入过道，迅速地趴在地板上面。他的身后，另一个蒙面壮汉也越栏而下。他俩配合默契，左右窥视着，不再动弹了。

船头哨位上的两名持枪警察，对咫尺之外的一切均无所知，居然开始小声交谈。

“几点了？”高个子提出所有哨兵最感兴趣的问题。

“月亮偏西了，快了吧。”矮个子警察指了指头顶。他刚患了热伤风，说话时瓮声瓮气的。

高个子打了个呵欠，嘟囔着：“真想打个盹呀……”

矮个子受同伴传染，也打了个呵欠，伸了伸懒腰，把步枪换到了左肩，“到了码头，美美睡一觉啊……”

他们此刻唯一的心愿是睡觉。万万没料到二十多米之外的过道上，匍匐着两位蒙面的不速之客，手中紧握着锋利的牛

耳尖刀。

这时，不知是出于忠于职守，还是企图用活动来驱散睡意，他们开始了巡逻。沉重的军用皮鞋，在甲板上“笃笃”作响。走得很慢，朝着船尾。他们无言地走着，想着天明后的基隆休假，遐想着北海道广袤无边的原野，温顺的妻子一边用长柄镰打草，一边盯着小径上骑自行车的邮差。

然而，思绪与生命已到了苦海的尽头。

黑乎乎的救生艇下面，两个蒙面人猝然蹦了起来。高个子警察只觉得什么冷冰冰的东西在胸脯上搅动了两下，便失去了知觉。矮个子警察则感到一阵目眩，刚欲喊叫，便象麻袋般倒了下来。

蒙面人利索地结果了哨兵，便贴着舱壁朝驾驶舱奔去。

大副听到了脚步声。他叼着心爱的烟斗转过身来时，蒙面人已经扑到了面前，手上握着短刀，两眼充满杀机。他立刻闪到舱角，并伸手摸枪。手刚伸进衣角，蒙面人举起的短刀便刺了过来。他略通剑道，空手握住了握刀者的手腕。

年轻的司舵生对突发事件毫无精神准备。起先，他只惊诧船上怎么会运载着两位如此奇形怪状的乘客。只有看见自己的上司与来者相搏之际，他才明白不该袖手旁观，抓起了壁上的消防斧，并朝其中一个搂头劈来。不料，对手一弯腰，消防斧劈在木质的舱壁上。在他奋力拔出斧刃的一刹那，蒙面人飞起一脚，他被踹了几尺远，后脑勺“咣当”撞在灭火器上，眼前金花乱飞。蒙面人的尖刀插入了他的小腹。

制伏大副就困难一些。他们相互撕扯着，在地毯上打着

滚。当杀死司舵生的蒙面人腾出手来时，才从后背刺中了他。

被解危的蒙面人一骨碌爬起，双手抓住舵轮，并向同伙使了个眼色。同伙心领神会，拔腿没走几步，听到身后一声枪响。他回头看见，抢夺舵轮的同伙突然踉跄倒下，胸口鲜血如注。怒不可遏的蒙面人撕肝裂肺般大吼着，踢飞了大副的手枪，并用消防斧劈开了他的脑袋。然后，扑到同伙身边，摘下面罩，悲怆地喊道：“二哥！二哥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几十条颠簸着的小舢板，宛如数不清的鲨鱼，将失控的“四国丸”团团围住。同样数不清的火炬，将夜海照得通亮。呐喊声和唢呐声震耳欲聋。无数的四齿钩飞上了船栏，数十名壮汉争先恐后，一拥而上，俨然闻到腐尸味的一群秃鹫。

驻船的武装警察和船员、乘客意识到灾难临头。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其忙乱、惊恐绝不过分。日本人是敢玩命的。衣不遮体的警察们，操起了武器冲上舷梯。刹时间，前后甲板、过道、轮机舱便展开了拼死搏斗。处处刀光剑影、弹雨横飞，其间还夹杂着两国语言的骂骂。

几分钟前还做着美梦的乘客们，胡乱地挤撞着、嚎叫着。他们本该寻找避难的杓杓，却满地摸索着自己的行李、包袱之类。这就更加重了混乱。当然，混乱的时间不长。当枪声、叫骂声沉寂，当滑膛枪和刀叉顶住这帮日本国民脑袋时，大家这才消停了下来。然而，活着的都死死抱紧自己的财物，仿佛这样做便不会破财。

得知大难临头消息最晚者，要数公爵小姐小川千代了。